

没有桥的河

(第一部) 住井末 著



没有桥的河

第一部

〔日〕住井末著

迟叔昌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住井末与《没有桥的河》

住井末在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日本奈良县矶城郡，六岁上小学，成绩居全校第一。一九一〇年发生的幸德秋水事件对她影响很大，她为幸德秋水提倡的平等思想所打动，在心中喊道：“没有穷富差别的世道，该是多么美好！”十六岁起，她开始在《文章世界》、《文章俱乐部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。十九岁时问世的长篇小说《相克》受到评论家平林初之辅、《读卖新闻》文艺部长千叶龟雄等的赞赏。同年十月，她与农民作家犬田卯结婚。一九三〇年，她参加高群逸枝发起的“无产妇女艺术联盟”，在其机关刊物《妇人战线》上用笔名发表过不少小说和随笔。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：《大地母亲》获“读卖新闻奖”；儿童文学作品《橘子》获一九五二年“小学馆儿童文化奖”；中篇小说《拂晓》由新潮社在一九五四年出版后，获“每日出版文化奖”。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，她发表了《爱与生命——三十年夫妻之情》，这是她和为农民解放作出了贡献的丈夫共同生活的记录。一九五八年三月，她参加了部落解放同盟东京支部。

住井末平生经常接触生活困苦、深受社会歧视的部落民，看到这些部落民往往悲叹贫富、贵贱是命中注定的，她

不以为然，心想：人类应该是平等的，“人类的母性，既不生人上人，也不生人下人”。为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事实，为了激励人们为部落解放而斗争，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，开始了长篇巨著《没有桥的河》的创作。

《没有桥的河》共有六部。作者原计划到第四部结束，在第四部的末尾第一次写了后记。从作品的结构来看，也明显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意图。后来，作者觉得“五十年来积在心里的不平、忧愤”犹未吐尽，便又续写了第五部、第六部。因此，可以认为前四部是相对完整的。

第一部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九月，主要反映部落民所受的歧视，说明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犹如隔着一条没有桥的大河。第二部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，主要描写部落民的叛逆和反抗。第三部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三月，主要刻画在大阪“粮食骚动”中，部落民日渐成熟。第四部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四月，主要叙述以谋求部落解放为宗旨的“水平社”成立，部落民在“水平社”的领导下，斗争进一步深入。第五部和第六部分别发表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。

《没有桥的河》以一户佃农的遭遇为主线，真实反映了生活极其贫困的部落民的劳动和爱情，揭露了部落民深受歧视的社会现实，讴歌了部落民为争取平等而进行的斗争。由于种种原因，《没有桥的河》发表后没有得到文坛的重视。但是，这部作品以鲜明的主题、充实的内容、生动的描写、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。

十几年来，《没有桥的河》始终拥有众多的读者，至一九七九年止，第一部已经印刷八十一版，发行九十一万余册，六部发行总数已经达到三百八十二万册。这个数字表明，《没有桥的河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抹不掉的，它的艺术魅力是巨大的、持久的。

目 次

星霜	(1)
豆沙馒头	(83)
虹	(160)
蟋蟀	(272)
雨雪	(341)
白色的油纸伞	(412)
一根轘的牛车	(459)
呱呱之声	(493)

星 霜

—

“喂——喂——”

“咦？有人在喊？是在喊我哩？”小姑娘奔跑着，从背后吹来的风推送着她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”

“啊，有人在喊。明明是在喊我！”

小伙子也跑着，顺风给他加了一把力。

“在——这儿——呐——”小姑娘边跑边答。

小伙子也边跑边答：

“在——这儿——呐——”

于是，小姑娘看到了那小伙子。

小伙子也看到了小姑娘。

从熟成一片金黄色的稻田里排出的水，潺潺地流成一道小沟，隔在小姑娘和小伙子之间。

“笔子！”

给小伙子这样一喊，小姑娘猛省过来：

自己早已不是一个少女了。而那个喊她的小伙子，原

来是自己的丈夫进吉。那是已有好些时候没有见到，不，那是离别了已经很多年的丈夫；现在，他站在小沟对岸……

笔子正打算跳过小沟去，可刹时间，小沟又变成了滔滔的大河，把她拦住了。

对岸的进吉拔腿朝上游方向跑去。

笔子也朝上游跑。

“哎，前面总该有座桥的！”

“哎呀！桥！……”

笔子欢呼着，气喘吁吁地向桥跑去；不料那竟是一道半圆形的长虹。长虹猛然向宽里扩展，很快地升到天空里去了。

必须再往上游跑！——笔子奔跑着，进吉也奔跑着。但是，陡峭的大冰山高矗着，隔断了通往上游的去路……于是笔子和进吉返回头来又朝下游跑。

“……前面总该有一座桥呀……”

河床却越来越宽，水势也越来越急。但奇怪的是笔子能听到进吉的呼吸声在耳际作响。进吉在喘息……痛苦地喘着气……为什么这样痛苦？啊，对了，是雪！是雪的关系。在对岸，不知何时堆起了丈余深的积雪，进吉将被深深埋葬在它下面……

“哇——”

笔子向前伸出双臂，号啕大哭。她想念着进吉，着实想

念着进吉哟！

“笔子！喂，笔子！”

给婆母缝子这样拍着肩头，笔子睁开了眼睛。

——唉呀，闹了半天刚才是作梦。

笔子心里这样想着，但是爱恋之情，依然在血脉里跃动。

她连压在胸脯上的双手都没挪开，先开口问道：

“我说什么话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瞧你仿佛喘不上气儿似的。我想，也许你遭了梦魇，所以把你叫醒了……”

笔子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。

缝子拍打拍打枕头，说：

“刚打过四点，还能眯糊一小觉儿。每晚上打夜作，哪宵不弄到十一二点！早晨要不再多睡一会儿……”

其实，缝子自己心里明白，再要睡，是睡不着的。她今年已经五十七岁了，可能由于年岁的关系吧，近来一到三点就准醒，醒后总爱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，直到纸隔扇的格棧朦胧可见的时刻。这已成了毛病。

往常可以一觉睡到五点半的笔子，今儿早晨看样子也是睡不着了。她摸索着脱下来压在被上的衣服，把它搭在睡在自己身旁的孝二的肩头上。

“今儿早晨准下霜。”缝子也这样说着，用手摸索着找自己的衣服，想把它拉过来给诚太郎盖上。诚太郎虚年龄十一，孝二是七岁。哥儿俩是进吉和笔子生的孩子，也就是缝

子的孙子。

自打孝二出生以后，老大诚太郎便老是恋着祖母的胸怀，一宿也没离开过祖母的被窝。别看这样，诚太郎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脓包；在外头时，该是划归在调皮捣蛋一类里的。

玩打仗的游戏时，总是他领头带队，这，一方面也由于他是日俄战争阵亡勇士的遗儿，是“光荣史”的继承者的关系。

一直在追想着梦境的笔子，不知不觉随口漏出来一句：

“婆婆，我梦见进吉了。”

“哎呀，是吗？”缝子转过脸去对着笔子的被窝，“你说梦见进吉，怎么个情形？”

“就是说呀，梦作的怪极啦。梦见进吉和我还都是小孩儿，结果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又都变成大人了；这还不说，我们俩之间隔着一条大河，我怎么也没法儿过河到进吉那边儿去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没有桥。所以我们就朝上游跑，还是没有桥；接着又往河下游跑，仍然没有桥！我们跑着跑着，就下起大雪来了。进吉喘着气，可难受啦。眼瞅着他往雪里头陷呀陷呀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啦……”

笔子没有使用“爱恋”这字眼，但是缝子完全明白：对于永远不能相会的丈夫的怀念，除了是恋情，还能是什么呢？

缝子仰脸躺着，双手重新交叉在胸前。对于儿子埋在雪

里死去这形象，她决没有单纯地把它看作荒唐无稽的梦话。

是啊，一点都不错。进吉一定是象这样死去的……

那一年，孝二虚年龄三岁；诚太郎七岁；而进吉正当年富力强的壮年。他在明治三十七年(1904)二月十日日本对俄宣战后不久应召入伍；四月二十日就被编入第二军，从广岛出发，五月五日在辽东半岛登陆。登陆以后，打的是名副其实的“野战”，从金州城和得利寺附近那两次激战开始，接着在大石桥、辽阳，最后在沙河打了几仗。它同时可以说是与积雪和严寒的战斗。尤其沙河之役，战局一时陷入不利，伤亡甚重；而那一次挽回颓势的决战，却给进吉的三十年生涯，打下了终止符。

自然，在阵亡士兵公报上，关于进吉临终情况的叙述是一个字也找不出来的；不过十二月三日这个阵亡的日期，却使缝子联想到冰和雪。但是缝子和笔子都不敢把这种想法说出口，因为和炮烟弹雨比起来，冰雪使进吉的死的形象更加触目惊心。缝子日夜以泪洗面，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喃喃说着：

“连件暖和的卫生衣也没捞着穿上，好歹拉扯大的孩子啊！我的进吉哟！”

进吉这一辈子！真是凛冽寒苦的一辈子！

过了一会儿，笔子又悄悄地叫了声：

“我说，婆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缝子也轻轻回答。

笔子把声音压得更低：

“进吉给我托了这样一个梦，我想他一准是在雪里冻死的……婆婆，您说呢？”

“说实在的，我本也是这么猜想来着。”

“可不么，那么大的雪，只要稍微受点儿伤，就动不了啦。不冻死还等什么！”

“唉，笔子，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啦！”

“话虽是这样说，婆婆，进吉真是太可怜啦。他盯着我瞧的那副脸神儿呀，是特别想家的样子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心里老思念他。”

“一定是那么回事儿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嘛。不晓得人死了有没有灵魂？”

“也许有。可就是活着时候，还万事不称心呢；死了之后，灵魂就是再有本事，又能扑腾到哪儿去！”

缝子微笑笑，舒展舒展胳膊腿儿。她是嘉永四年(1851)生的，已经活过了安政、万延、文久、元治、庆应、明治几个朝代，共计有五十七个年头了。且不说她自己的感觉了，就连别人也看得很清楚：她这一生确实是一本艰苦辛酸的血泪史。但尽管如此，她依然依仗自己的一双手和两条腿奋斗挣扎着，从不丧失活下去的自信。明治四年(1871)，她才二十岁。就在那年秋天，她嫁到畑中家来。出阁前夕，一位看手相的老者向她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女孩子长这么一双大手，一辈子可以靠自己干活儿吃饭啦。”她那去年逝世的丈夫也曾称道：“你的十指细长，是天生的巧手。”看来二者都说中了吧。这位生着一双大手的缝子，不管是使锄头，还是运针

引线，制草鞋材料，都灵巧无比，她也真就靠这两下子吃饭了。所以说，她虽然一个大字不识，诸多不便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活下去的信心。现下缝子也在这样想：只要自己手脚轻快勤俭，至少也还能活上二十年，不，非要活下去不可。再过二十年，诚太郎是三十一，孝二是二十七岁。到那时候，哥儿俩准都能写写算算了……

缝子想到这里，就抬起头来说：

“笔子，诚太郎这孩子就不含糊，可是在我看来，说不定孝二比他还要强呢。”

“嗯……”笔子哼哈地答应着。原来她还在兀自追寻刚才那段梦境哩。

不需要婆母对她说，笔子自己心里也明白：进吉的灵魂即使每晚上回来显灵，也于事无补。进吉已经是个遥远的、属于另一世界的、不可能显示任何反应的人了。但是这个人，在梦中是活着的；在梦中，他既会呼吸，也会说话。笔子热爱着这个人，甚至和当年跟自己共同生活的那个进吉比较起来，她更加热爱着这个满腔愁苦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梦中人。

这时候，孝二把他的小手冷不防地朝笔子的胸前伸了过来，笔子蓦然清醒过来，拉住了那只小手。

“你瞧，昨儿晚上，孝二自个儿往石板上写挺难的字呢。”缝子又说着。

“是啊，孝二已经能把平假名^①写得挺不错啦，听说同

^① 日本的草体字母。

样的念一年级，有的人连片假名^①还写不好呢！”

“真得好好儿供他念书。”

“.....”

“往后不念书可不行。”

“.....”

“只要有学问，就能做大事。”

“是那样么？”

“.....”

这一回是缝子没搭腔儿。

“婆婆，说实在的，我可是这么想：不管让孩子念多少书，也不见得有用。咱们怎么说也是‘秘多’^②。正因为这样，只有在打仗送命这一点上，咱们才和普通的人一样有份儿。我是‘军国之妻’，您是‘军国之母’啊！”

缝子仍旧没言语。

笔子闭上了眼睛，眼前蓦地展开了大河的景象，河水滔滔奔腾。两岸上印着数不清的脚印。在雪融后的土地上，脚印仍然清清楚楚没有消失……

仍旧是作梦么？笔子睁开眼睛。看见隔壁作坊间的纸隔扇朦胧发白，天将破晓。

笔子轻轻撒开孝二的手，缝子觉察到这动作，便说：

“笔子，再睡会儿好啦，作这样不自在的梦，准是因为身

① 日本的楷体字母。

② 即日本封建身分制度中的所谓“贱民”。

子太劳累啦。”

原来笔子昨天进入了经期。

二

吉野的花儿香，
三笠的月儿亮；
大和是个好国家，
历史悠长。

七代荣华岁月，
奈良古老京城；
今天驻扎此地，
是我们联队的健儿数千人。

大和魂，枪里装，
宝剑闪亮光；
保卫金瓯无缺的君主国，
世界无双。

君视民为子，
民奉君为父；
忠和孝的擎天柱，
要建筑在智仁勇的石基上。

这是《奈良五十三旅之歌》。以诚太郎为队长的三十几个号称“小森健儿”，高唱着这首歌从葛城川的西堤岸走下来。他们曾经使尽全力奋勇作战，直到河原的狗尾草芒穗被苍茫的暮色笼罩时分，方始结束了战斗。但是，这个队伍离村落越来越近，歌声也就越来越低了。那是家家户户的灯火和袅袅上升的炊烟，把他们召唤回现实中来了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父母皱着眉头的脸色，听见了他们的怒喝：

“浑蛋！成天价闲逛！还不快去给我汲水、烧火。光会张嘴吃饭的造粪机！”

诚太郎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刚跨进家门，就挨了祖母的呵责：

“该死的，每天没早没晚地玩打仗。有干这种不长进事儿的工夫，还不如去打打水哩。你也不想想，按说，你学校都该毕业啦。”

“是，对啦，对啦。”诚太郎依顺地点着头说：“按说，我早该当学徒啦。”

缝子苦笑着。正在生灶火的笔子也噗哧地笑出声来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：小学校本来是四年制，今年起改成六年制。诚太郎意想不到地升为五年级生了。不过这对他来讲，倒不见得是喜事，因为他不太喜欢上学校。而同学里有的念完四年便到大阪去当学徒，也有的便呆在家里带孩子了。可是日俄战争阵亡勇士的遗儿诚太郎，就凭着这点“荣誉”，至少也得把义务教育读完。

诚太郎一眼就看到了祖母和母亲的笑容，这就好比吃

了定心丸。他挨近炉灶口说道：

“嗨！白薯粥！快吃吧！”

那炉盖正好半开着，和米粒一起翻滚着的白薯片，益发使饥肠辘辘的诚太郎感到刺激。

“那么，诚太郎你来烧会儿。白薯刚下锅。”

笔子把烧火的事交给诚太郎，自己就到里屋去擦地板。这间七尺见方铺有地板的房间，世代都拿它当作起居室，又是孩子们的游戏场所。有时也权充接待邻居的会客室。

孝二本来独自在玩陀螺；母亲去擦地板，就把他撵开了，他也到炉子旁边呆着。

“孝二也去就好啦。今天我们在河当中打交手仗。可有意思啦。”诚太郎一边添柴禾，一边小声说着。

“是么，我可不喜欢玩打仗。”

“你这家伙，胆小鬼！”

诚太郎作出要给他一拳头的架势。

缝子一眼看到这情景，说：

“喂，别闹，诚太郎！你老爱玩打仗，所以渐渐变成这样。干那种危险的事有什么意思！孝二爱念书，不喜欢干你们那种没味儿的事儿！”

“可是，大人物都是军人呀！中将、大将，多了不起！奶奶知道么？那些人上头还有元帅呢。”

“.....”

“元帅上头是大元帅，就是天皇陛下。”